

非洲社會主義

楊逢泰

前言

非洲人爭取政治獨立是為「自由」而奮鬥的第一階段，在非洲人的心目中，如果沒有經濟獨立，政治獨立將毫無意義，因此，非洲領袖均希望藉獲得充份的經濟獨立來鞏固他們的政治獨立，除衣索比亞皇帝塞拉西一世（Emperor Haile Selassie I）、象牙海岸總統伍弗布尼（President Félix Houphouët-Boigny）和賴比瑞亞古總統杜伯曼（President William V. S. Tubman）之外，幾乎每一位非洲領袖在非洲革命的第二階段，均鼓吹建設社會主義的社會。他們認為如欲恢復非洲社會的人文價值和博愛精神，必須實行社會主義，所以他們在為建立民族國家（nation-state）而釐訂經濟政策時，均以社會主義作號召。

坦尚尼亞總統尼瑞爾（President Mwalimu Julius K. Nyerere）認為社會主義是一種心理狀態，他指出：傳統非洲社會的組織根本不允許有「剝削」和「寄生」行為的存在。因為在這個社會中，每一個人都是「工人」（worker），在非洲，所謂「工人」，其反義字不是「雇主」（employer）而是「游手好閒之徒」。此外，每一個份子均有一種「安全感」（sense of security）和可以信賴的「普遍的好客人情味」（universal hospitality）。斯瓦希里語（Swahili）有俗諺說：「以客禮款待你的客人兩天，第三天給他一把鋤頭」（Treat your guest as a guest for two days; on the third day give him a hoe）。事實上，做客人的會自動的要求工作，所以「工作」是非洲社會主義的基礎和其所以實行的理由。尼瑞爾又指出：如果「工人」的反義字是「雇主」，則含有剝削的意味，這是資本主義社

會的心理狀態，也是殖民主義帶來的不良心理。在非洲，土地常被認為是屬於社區的。每一個人均有權利利用土地。可是這僅限於使用權而已，並無所有權。地主階級就是游手好閒之徒，也就是寄生階級。非洲不允許這些階級的存在和發展，所以「坦干伊喀非洲國民同盟」（Tanganyika African National Union）保證將社會主義作為政策的基礎。

其次，採取一黨制度的非洲國家，共黨份子僅在黨內活動，而不是一個獨立的組織。因為非洲政黨內部的辯論不允許公開研究和分析，因此支持共黨的份子其確實力量很難估計。可是這些一黨結構內的急進派的勢力不容忽視，某些非洲政治的觀察家的結論是：羣衆政黨本身受到共黨思想強烈的影響，為了維持黨的團結，羣衆政黨所採取的經濟理論常標榜「非洲社會主義」。

非洲社會主義的因素

非洲社會主義的概念與非洲人解釋民主政治具有若干相似點。「非洲民主政治」和「非洲社會主義」均反映非洲人獨立的願望，這兩個概念均肯定「團結」（unity）為主要價值。前者意味着由非洲人控制政治生活，而避免有組織政黨間的衝突；後者指由非洲人來運用經濟，而避免公司間的競爭，就此意義而言，二者亦暗示着非洲人避免衝突的願望。

非洲人強調團結的重要性反映非洲社會目前尚未完全整合的現象（malintegration），在殖民國家的協助下，非洲人摧毀了傳統的團結（traditional solidarity），可是却未能建立族團團結的新規模。歐洲的公務員使非洲的城市發生了極大的改變，可是鄉村中傳統制度依然存在，為了

克服農村傳統方面和城市工業方面之間的社會緊張關係，非洲國家的領袖強調團結的新象徵。因此在非洲新興國家中所形成的社會主義思想代表着一種企圖，其目的在將傳統和現代價值統合而成爲一種非洲特殊的綜合（an attempt to integrate traditional and modern values into a distinctively African synthesis）。所以非洲社會主義是非洲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接觸後的產物，其中包括下述幾種因素。

一、傳統的非洲社會價值

正如對民主政治的解釋一樣，非洲社會主義的一部份是非洲傳統文化的屬性。在絕大多數的地區，傳統的非洲社會實施共有的土地所有權制度（communal land tenure）。在理論上，土地是屬於部落的；實際上，土地由酋長分配使用，只要他繼續使用這塊土地，就擁有那塊土地。沒有地主，所以也不像亞洲、中東和拉丁美洲，非洲沒有嚴格的社會階層，就社會關係而言，非洲人的團結傾向頗爲濃厚；對家族、氏族和部落，具有一種集體的利害關係。

非洲領袖揚言非洲社會主義特別適合非洲的情況。因爲傳統的非洲社會是公有的（communal）社會，或者是「同胞的社區」（community of brotherhood）。也就是以宗親關係爲團結力量的社會。非洲領袖希望以這種社區的團結力量（community solidarity）爲基礎來建設一個現代化的國家，尼瑞爾稱之爲「公有的社會」，幾內亞總統杜瑞稱之爲「社區政治」（communaucracy），而塞內加爾總統桑果稱之爲「個人的合作會」（assembly of individuals）。他們稱：非洲人的生活既不是農村的，也不是城市的，而是社區的生活。杜瑞說：「城市生活受殖民主義的影響，真正的非洲文明在農村的宗親社會中。」

二、伊斯蘭思想

在北非和南非的回教地區，伊斯蘭的思想構成了非洲傳統價值的一部份，而影響着非洲社會主義的思想。社會平等主義，社區團結意識，聖神選民的同胞關係，回教徒的大家庭觀念——凡此種種都被融合在現代的非洲社會主義中。馬利的前總統凱達（Modibo Keita）就將馬利的社會主義和回教

連繫在一起。他說：「回教是最富有社會主義色彩的宗教，因爲回教的教訓是：凡富有者必須給與，分享並緩和他人的痛苦。」

三、馬克斯思想

馬克斯主義之所以對落後地區有吸引力，並不是由於其經濟理論的高明，而是它對於經濟落後的人民，提出了平等的希望；而且，在非洲社會主義者的心目中，馬克斯反對資本主義等於是反對殖民主義。

正如非洲領袖接受西方民主政治的思想，而不是它的制度；所以非洲社會主義也是接受了歐洲社會主義的原則，而不是它的制度。非洲領袖強調將馬克斯主義思想予以修正以適合非洲的社會，所以今日非洲經濟理論的衝突是理論社會主義（abstract or universal socialism）與非洲社會主義之間的衝突，前者如中共，他們僅看到一條路通到社會主義，而非洲社會主義者更能尊重土著的傳統。

四、新教徒的倫理道德

新教徒的倫理道德亦出現在非洲經濟發展的思想中。非洲社會主義的思想頗受清教徒着重成就、勤勞和儲蓄的影響。基督教教義認爲人需要工作，這種教訓轉變爲世俗生活時強調人應有所成就。卡汝文主義（Calvinism）認爲工作和成就是上帝恩惠的象徵。

在西方，父母和宗教團體往往將「需要有所成就」的觀念灌輸給兒童，其目標是爲個人的。在次開發的國家，軍隊、公務員和政黨往往也進行這種工作，其目的在促使人民爲團體或國家的目標而工作。在整個非洲，執政黨試行灌輸人民「應有所成就」的倫理道德。對杜瑞而言，社會主義已變成「強迫工作的道德」（socialism as an ethical imperative to work）。幾內亞民主黨即負有實行社會主義教育的責任。該黨所推行的「人力投資計劃」（program of human investment），就是利用人力投資來促使社會現代化的計劃。所以執政黨鼓勵人民自動無報酬的從事築路、修建校舍和施藥所以及植樹等工作。

西方的其他價值也影響非洲人對社會主義的解釋。西方殖民主義者雖然提倡放任思想（laissez-faire），可是在實際上却希望秩序和競爭性市場經

濟的調節。二次大戰後，西方國家在非洲的殖民地都制定了發展計劃和政府對經濟生活的各種管制，雖然這些經濟措施不一定是社會主義的，可是政府的管制和要求經濟秩序對當代非洲社會主義的思想頗有影響。

非洲社會主義——拒絕資本主義和

共產主義的兩面守護神

雖然非洲國家的經濟理論因各國政黨和領袖的觀點不同而有差異，但是至少有兩個概念是一致的。第一、非洲社會主義拒絕資本主義的途徑，因為非洲國家的私人資本是被外國資本家所控制，他們與殖民主義連繫在一起，而為非洲人民所不能信任者。所以有若干國家計劃以「經濟非洲化」(Africanization of the economy)的方式來逐漸消滅外國資本家的影響力。非洲領袖們認為資本主義是一種將財富和財富的真正目的分離的制度。財富的真正目的是滿足人民的需要，而資本主義鼓勵生產奢侈品，樹立貧富階級，資本主義並利用財富在國際中攫取權力和聲望，助長殖民主義和殖民主義。非洲領袖表示：他們所提倡的社會主義將避免資本主義的覆轍，因為其唯一目標是預防貧窮和阻止階級的發生，滿足人民的需要，提高生活水平，所以非洲社會主義並不要求發展國際權力和爭取國際聲望。

其次，非洲領袖們認為推行合作運動能使非洲避免歐洲工業革命後貧富不均的現象，他們強調非洲現在既然沒有階級的存在(註一)，也應該避免階級的發生。非洲社會主義者認為階級鬥爭的理論毫無意義。社會的存在是為了個人，而個人經由服務社會而克盡了對社會的責任。他們並強調對公有價值的信心，認為政府是為整個國家而服務，而不是為某一集團或某一階級而服務的，因此非洲社會主義拒絕共產主義的無產階級革命的論調，而贊成民族革命。塞內加爾總統桑果認為「無產階級專政」須要無產階級和資本制度鬥爭，他認為在國家之內不應該有階級鬥爭。

因此，非洲領袖強調非洲的社會制度與蘇俄和中共的共產主義迥然不同。他們抨擊共產主義或馬克斯主義否定上帝的存在，是反宗教的。非洲領袖讚揚非洲的革命沒有運用暴力。未經公開衝突而能獲致獨立，這是甘地非暴

力理論的實現。非洲社會主義並不以「黨」為無產階級的先鋒，而認為「黨」應該是向全民開放的羣衆政黨，工會應該遵從「黨」的政策，而不是無產階級的領導階層。

儘管蘇俄和中共支持某些政黨和集團是衆所皆知的事實，可是非洲領袖否定共產黨控制他們的「革命」。他們之所以否認共黨的控制是由於他們希望維持他們國家的獨立和自由。他們強調無意將一個新型的帝國主義來代替舊殖民主義。肯亞的財政部長吉朱羅(James Gichuru)稱：將共產主義介紹到肯亞的任何企圖均將遭到肯亞政府和人民的反對。他的結論是：「我們人民的傳統與蘇俄和中共所解釋的共產主義是不相容的。」

所以對非洲國家而言，非洲社會主義不啻是希臘神話中的兩面守護神(Janus)。一面朝向西方，拒絕資本主義；一面朝向東方，拒絕共產主義。在非洲社會的號召下，非洲領袖希望達成他們經濟獨立的願望，也就是完成他們第二階段的革命——「繁榮期待的革命」(revolution of rising expectations)。

非洲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和模式

一般而言，非洲社會主義具有下列幾項基本原則，而與其他經濟制度不同。

- (1) 政治平等、社會正義、人性尊嚴和良知的自由。
- (2) 資源的計劃運用，分配資源時充份注意社會的需要。鼓勵儲蓄和投資以促進經濟的迅速成長，和提高全體人民的生活水準。
- (3) 基本生產工具的國有化。
- (4) 管制私人生產工具。
- (5) 管制收入的分配，以避免財富過度集中於少數人手中，並使社會全體能平均分享社會的利益。
- (6) 鼓勵企業組織的合作。
- (7) 保證社會全體有平等的機會，沒有歧視的剝削。

可是，每一個非洲國家有不同的歷史、傳統、制度、資源、願望和問題，因此非洲的每一個國家必須將他們共同號召的非洲社會主義作適度的修改

以求適合自己的社會情況。雖然非洲領袖們一致同意需要適合非洲實際情形的一種「人文的以工作為中心的社會主義」(humanistic, work-oriented socialism)，可是對他們國家所實行的社會主義却有不同的解釋。一般而言，非洲社會主義可以按照下列標準來區分：即公私兩方面的關係、對工業化和農業發展的優先次序、將傳統價值融入社會主義思想的程度、理論原則指導經濟發展的範圍。根據以上幾種標準，非洲社會主義可區分為三種模式，可是這三種模式的差異是相對的，而非絕對的。

1、「非洲馬克斯主義」(African Marxism)

這一派社會主義的特徵為政治控制經濟，強調工業化，具有鄙棄對經濟活動的傳統態度的傾向，而希望將馬克斯的理論和非洲的實際運用連繫在一起。

幾內亞總統杜瑞、馬利前總統凱達和迦納前總統恩克魯瑪三人在解釋非洲社會主義時，均認為必須要以政治來控制經濟。杜瑞和凱達都是非洲民主聯社(Rassemblement Democratique Africain)的創始者。該黨在一九四五年到一九五〇年之間曾經與法國共產黨(Parti Communiste

Francais)聯盟(註11)，因此受到馬列主義的影響。二次大戰後，杜瑞成為西非的工會運動領袖，所以杜瑞意識到需要「平等」、「紀律」和「集體團結」(collective solidarity)。杜瑞和凱達均強調政治組織的重要性，認為唯有政治組織才是克服經濟困難的方法，他們對於利用純粹經濟方法——投資、資本累積、財稅政策等來刺激經濟成長抱着懷疑的態度。凱達相信唯有以政治行動才能將馬利的殖民經濟改變為獨立的經濟。對於杜瑞而言，所謂社會主義就是政治經濟。他說：所謂「政治經濟並不是將政治行動適用於經濟行動；相反的，政治經濟是利用經濟活動達成政治目的。」

馬克斯主義強調必須工業化。美國和西歐的經濟學者大多鼓勵新與國家集中力量改善農業生產；而蘇俄的經濟學者則強調工業化的重要性。馬克斯在歐洲工業化的初期曾經呼籲城市和農村生活的聯合，杜瑞亦希望將工業和農業文化連繫在一起。他認為「農業生產的自治團體」(autonomous uni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比較農業合作社好，這種組織將導致農業機械化和工資農民(wage-earning peasantry)的成長，農民將不是工業化

的犧牲者。

同樣的，恩克魯瑪將農業作為加強工業發展的工具。他認為祇有建立機械化的農業才能使迦納奠定社會主義社會的基礎。現代化的農業可以增加原料的出口和發展製造業，一方面可以供應食物，一方面可以加速工業化。恩克魯瑪在一九六一年時表示：社會主義等於工業化。他說：「在這個時候，迦納尚不是一個社會主義的國家，人民既然尚未具有所有生產的主要工具，我們也尚未奠定建立社會主義的實際基礎，而社會主義就是我們國家的完全工業化。」

杜瑞、凱達和恩克魯瑪三人希望將現在的非洲迅速而整個的予以重建。他們比非洲其他的領袖在態度上更為急進。他們認為非洲的某些傳統阻礙工業化國家的建設，農業的部落社會不能鼓勵節儉和勤勞。擴大的家族制度不啻鼓勵弱者和懶惰者，而不能鼓勵創見和個人的責任感。族閥主義、一夫多妻制、過度奢侈的婚禮和葬禮，以及宗教節期更妨礙了生產速度。他們三人都希望將思想和行動統一起來，鄙棄空洞的計劃。集中於具體的需要；鄙棄與行動無關的抽象的空洞知識。他們利用馬克斯的口號來動員群眾，從事經濟建設。

二、社會主義者的人文主義(Socialist Humanism)

這一派的社會主義強調工業發展和農業發展並重，公私投資的均衡和尊重傳統價值。塞內加爾總統桑果為這一派社會主義的代表。桑果強調需要一套特殊的理論，所以他為塞內加爾擬訂了一項實施社會主義的方案，其目的在使塞內加爾人民表現人文的價值。桑果受馬列主義的影響較小，而受耶穌會修士戴夏廷(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的影響較大。因此桑果重視文化勝於經濟和政治，志在維護倫理、精神和人文的原則。按照他的看法，非洲社會主義於其是從事經濟發展，無寧是從事人性的發展。他所重視的發展計劃，除開物質的福祉外，其目的在使每一個人能表現非洲的精神價值。按照他的看法，非洲的社會主義者如果能實現一個「富足的文明」(civilization of abundance)，將能恢復固有的文化活動，生活在一個「新的閒暇的文明之中」(new civilization of leisure)，因此，人不僅不須要能生產和消費物質的東西，而且更重要的要注重精神。如此，則一個新的

和諧的關係係使人與其他的人，以及整個宇宙配合在一體之中。

桑果所解釋的社會主義者的人文主義，是將非洲生活中共有的價值和馬克斯要求平等的願望綜合成爲一體。桑果重視傳統文化的精神價值，在非洲的社會中，他看到一種社區的團結(communal solidarity)，在這個團結之中，人是宇宙的中心。桑果雖然接受了馬克斯主義的一部份，可是他拒絕了馬克斯的宿命論、唯物論和無神論。桑果認爲馬克斯忽略了精神價值，將人置於冷血無情的唯物論和盲目的宿命論的控制下，因此他認爲非洲的社會主義者應予修正，而表現宗教的價值。桑果認爲戴夏廷最大的貢獻是將科學的社會主義和宗教信仰綜合成爲一體。戴夏廷研究全世界各洲的人民、種族、民族和團體，並不像馬克斯一樣僅研究西歐的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戴夏廷指示非洲人如何實現社會主義的經濟而不必否認非洲傳統的社會價值——團結、社區生活、對上帝的信心、對人的尊敬，以虔誠的心對待世界和整個人類。根據這些傳統價值來建設一個人文的經濟，這是戴夏廷指示非洲走向社會主義的途徑。

三、福利國家主義 (Welfare State)

正如桑果一樣，福利國家主義者特別着重人文價值，可是，並不重視理論的原則。與非洲馬克斯主義比較，福利國家主義者強調農業發展，而不是迅速的工業化；強調資源分配的政治管制，而不是生產工具的公有。與桑果比較，福利國家主義者更着重純經濟因素，而較少注重文化。他們解釋的社會主義是一般人的願望，諸如社會正義、相互的社會責任、平等的機會和滿足人類的根本需求等。

奈及利亞、肯亞、坦尚尼亞、突尼西亞，以及非馬組織等國家的領袖主張循福利國家的途徑走向社會主義。這一派的非洲社會主義類似英國工黨和法國社會黨 (Socialist Party) 的政策，採取有限度的國有化的途徑，以社會保險、公共協助和免費醫療等方法來重新分配財富。一般的說，福利國家主義者的信念中有四大主題：

第一、福利國家主義者更重視實際和效果，而不是空洞的理論。肯亞已故的勞工領袖姆姆亞 (Tom Mboya) 說：「非洲的社會主義在於實踐而不是理論。」馬拉加西的一位領袖說：「馬拉加西的社會主義並不是由某種完

美無缺的哲學的和經濟的理論所支持的，它主要的是一種可以應用而能產生實效的社會主義，沒有任何機會主義的色彩。」

第二、福利國家主義者的視野集中於傳統的非洲形式，而不是一個未來虛無飄渺的社會主義遠景。他們所期望的非洲社會主義是以傳統的「社區主義」(communalism) 和「擴大的家族」(extended family) 爲基礎，而逐漸進步的。尼爾瑞讚揚以社區爲基礎的非洲生活，並提出「烏亞瑪」(Ujamaa 斯瓦希里語 familyhood 之意) 的口號，希望以擴大的家族爲基礎，來建設坦尚尼亞的社會主義的社會。

第三、福利國家主義者更重視財富的正常運用，而不是政府壟斷生產工具。奈及利亞前總統阿齊克威 (N. Akiwe) 將社會主義解釋爲財富的分配。如果要達到平均分配經濟利潤的目標，必須仰賴如何控制資源的運用，而不是憑藉單純的國有化。肯亞的領袖們也預見到如欲加速經濟的成長，端賴公私經濟的合作，國有化祇有在私營公司浪費資源，或嚴重的威脅公共利益時才能實施。因此肯亞政府積極協助私人企業，以教育、訓練、貸款和資本各方面來協助本國的企業家。

第四、福利國家主義者相信必須先發展農業，然後才能促成迅速的工業化。爲達成此一目標，肯亞和坦尚尼亞的領袖們提倡組織合作社，希望以合作社來增加非洲人民對社區的責任感，增加農民的安全感，從而助長現金經濟。尼爾爾亦希望以農村合作社來擴大傳統的家族制度。他認爲「烏衣瑪」(Ujima) (斯瓦希里語合作社之意) 就是擴大家族的工具。對尼爾爾而言，政府和合作社是實現社會主義社會的兩個工具。

批判和展望

經濟的迅速成長有兩大條件：客觀的，一個國家需要技術、資本、自然資源以及生產和分配的有效組織；主觀的，人民必須學習技術，具有激勵以及「有所成就」的需要。從客觀的觀點看來，非洲大多數國家缺乏資本、運輸和市場設備，以及肥沃的土壤；從主觀的觀點看來，大多數的非洲人仍然生活在傳統的農村環境中，青年並沒有受到應「有所成就」的激勵。

非洲馬克斯主義者強調勞苦工作、紀律、犧牲和儲蓄，認爲生產和儲蓄

以累積資本比滿足消費者的需求更為重要。他們提倡男女平等，而試圖鼓勵婦女與男子在平等的基礎上從事社會和政治工作。恩克魯瑪特別攻擊門閥主義，認為將家族和經濟企業分開可以促使經濟的成長。

可是，非洲馬克斯主義者具有強烈的民族主義格調，使對外貿易和公私方面的投資為之裹足不前。幾內亞於一九六〇年為了所謂「經濟獨立」，而從法郎區撤退。作為法郎區的會員國，幾內亞如欲在貨幣政策方面作重大改革時，必須與法國磋商。雖然有這種責任，然而幾內亞可以吸引法國的技術人員、裝備的供應和外國的投資。一旦脫離法郎區後，幾內亞的貨幣不能穩定，而且在國際市場沒有流通性。幾內亞的資源既然不足維持其貨幣信用，所以遭到缺乏外匯的危機，經濟方面受到極大的打擊。

尤有進者，非洲馬克斯主義者重視政治忠誠，而認為必須以政治來控制經濟。他們認為對黨的忠誠和政治能力的價值超過純企業才能，可是熱心黨務的人不一定有企業才能。

桑果雖然沒有將經濟考慮置於政治動員的條件之下，可是他信念美學的價值（esthetic value），而忽略了企業技術。桑果早期的觀點認為黑人作家和藝術家（不是政治家和經濟學家），在非洲的文藝復興（African Renaissance）中扮演領導角色。他對於純粹的經濟活動不太感到興趣，因此，在塞內加爾沒有發展一個相當大的企業階級。因此歐洲人經營着大規模的公司，黎巴嫩人控制了經紀人的貿易，塞內加爾人寧願担任公務員，或從事藝術工作，而不願從事工商業。

面臨着嚴重的經濟危機，桑果於一九六三年起開始重視努力工作、紀律和犧牲。他現在解釋社會主義是「最大限度的生產」（maximum production）而不再是「平等的享受財富」。桑果現在認為：非洲人應改變他們的「次開發態度」（underdeveloped attitude）來從事生產，方能分享所得的財富。為了加速經濟發展，他已經加強技術和專業教育。

福利國家主義者比非洲馬克斯主義者和塞內加爾社會主義者對經濟發展表現更重實效的態度。他們重視政府計劃，而不是強制的收歸國有和嚴密的管制私人投資，允許發揮自發性和彈性（spontaneity and flexibility）。政府從事協調各種經濟利益團體，而不是動員羣衆來從事經濟發展。

可是，福利國家主義者缺乏一種足以令人鼓舞的遠景，而且注重短期的

經濟目標。如果這些國家要達成經濟發展的目標，他們的公民需要熱誠、勤儉和犧牲，他們需要激勵人民為實現長期的經濟目標而努力。而且將現代社會主義的經濟與傳統非洲社會的社區道德視為一體亦能就誤經濟發展。姆鮑亞和尼瑞爾兩人均企圖以擴大的家族為基礎來發展一個沒有階級的社會主義。可是，正如恩克魯瑪所指出，傳統的習慣與忠於家族的態度連在一起將導致門閥主義和逸樂的生活。韋伯（Max Weber）也明白的指出：新教徒脫離密切的家庭關係有助於他們經濟的成功。

非洲社會主義同時拒絕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這是非洲國家領袖避免受任何集團控制的表現。可是非洲的社會正在蛻變中，將來工業化和經濟發展的結果必然促使中產階級的成長。現階段非洲的政黨制度大多採納「一黨民主」：一方面標榜為公開性的羣衆政黨，一方面標榜非洲社會主義，這是不相容的（註三）。將來的經濟問題必然使政黨的兩翼劃分得更為強烈。目前殊難預測非洲的政黨是否會分裂，當非洲的政黨分裂時，黨的理論偏左，抑或偏右，或維持現在的情況亦難逆料。

所以，肯亞總統肯亞塔（Jomo Kenyatta）主張非洲社會主義必須具有彈性，準備應付廣泛的問題，其中若干問題在目前尚不能預見。他認為一個嚴格的制度，無論其如何適合目前的環境，不久的將來一定會變成陳腐的，所以非洲社會主義必須朝向最後的目標邁進，同時必須有效地解決當前的問題。可是無論當前的問題如何緊迫，邁向最後的目標必須是主要的考慮，這些最後的目標就是「政治平等」、「社會正義」和「人性尊嚴」。

（註一）恩克魯瑪認為非洲社會並不是沒有階級的。在殖民時代之前，封建主義和奴隸存在於非洲某些地區，封建主義以土地所有權為基礎，造成了剝削的社會階級。

（註二）非洲民主聯社在成立後的前四年中與法國共產黨合作，向巴黎施展壓力。一九四七年，法共脫離法國的聯合政府而成為反對黨。一九四八年終，殖民當局奉命鎮壓法共的同盟份子，非洲民主聯社的黨員有十多人被殺，數千人入獄。該黨領袖伍弗布尼（Felix Houphouet Boigny）於一九五〇年決心脫離法國共產黨的同盟關係。

（註三）請參閱拙作「非洲的一黨民主政治」，問題與研究，第十卷第十期（民國六十年七月十日）。